

A 1409

徐轉蓬著

中篇創作 炸藥

國際文化服務社

炸

藥

炸藥
(全一冊)

版權
所有

著者 徐 轉 蓬

發行人 國際文化服務社

上海虹口百老匯路六十五號三樓
重慶中山一路捍衛新村50號附一號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

目次

- 第一章 善良的老婦人……………(一)
- 第二章 炸藥……………(八)
- 第三章 情報組長……………(一三)
- 第四章 彌留……………(二)
- 第五章 化骨灰那天……………(二六)
- 第六章 鯉湖——農民底血庫……………(三)
- 第七章 遠方來書……………(四九)
- 第八章 夏淑年是怎樣站出來的……………(五)
- 第九章 物產公司陳主任……………(六)
- 第十章 夜襲……………(八〇)

第十一章	兩個俘虜	(九五)
第十二章	水與火	(一〇九)
第十三章	生還	(一二七)
第十四章	又是一次襲擊	(一三一)
後記		(一三三)

第一章 善良的_レ老婦人

迷眼的濃霧，波濤似地從窗口竄突進來，雲塊似地從簷頭降落下來。

夏家庭院成了霧之海，整個古老而闊大的夏家住宅被淹沒，被吞噬了。

憂鬱，窒息性的濃霧，襲擊着相當闊度的空間和長長的一段時間。突然氣候變換了。先前從窗口竄突進來的濃霧，被巨大的壓力逼着似的迅速地竄去。有力的風，從山谷，從海洋，從廣大的原野來了，帶着初生兒底乳香和蜜的氣息。

又是晴朗的和海一般的藍天。

老婦人坐在樓頭窗口。向着莊稼外一帶紅葉柏樹林那邊探望，現在田野間的朝霧，已經斂迹了，霧後的田野、樹林、村舍，在炫燦的陽光下，糝上了金粉。她一早就上樓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常常很費勁的伸長短短的頸頸向樹林那方通到虹橋去的村道上窺探，雖然她底蒙上一層白翳的老花眼睛已經看得很遠了。她手中拿着一串伴她生活了二

十多年的浸着血色的檀木唸珠，喉底古魯古魯的唸着經咒，光滑圓潤的唸珠，在她底大姆指和食指的尖端魚貫的上來下去……自從日本兵打進來以後，對於這門功課，她分外的虔誠，她感覺得無數的災殃落在身上，又好像看得見重重的災禍在面前等她，未來的生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，於是日以繼夜地從忙碌中抽出閒暇，虔誠地念着保壽經，超生經，血污經……一方面爲自己的今生和來世；一方面又爲丈夫，兒女；爲保全她的家族也爲着那些血淋淋死在戰壕中或陳屍原野間的士兵，和那被炸彈粉碎了身肢的靈魂……她是個賢能溫淑的母型，從小享受着優良教養，今年六十開外了，比她底丈夫夏叔年大不了多少，老夫老妻平安的快快活活地活着，自三十到五十這段時間，養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後就滿足地不再生養，主宰從沒有在她身上玩弄不幸，未曾折損她一箇，並不如有些父母生育了一連串孩子始終沒有一個長大的。她底大女兒夏蘭貞三十相近了，二小姐夏麗貞恰二十歲，如同一株盛開的牡丹站在面前，兒子小伙也長得跟庭院中的一株鐵樹那麼高。就這一點已夠同輩婦人和隣居羨慕得眼紅。在她與夏老先生四十年來的夫婦生活史上，沒有「鬧鰥扭」這部門，切實地做到結婚時用來讚美的「相

敬如賓」的頌詞。可是，自從家鄉陷落，夏老先生担任了虹橋維持會長後，兩人間不時地起了齟齬，扳起面孔，互相吵嘴，她不再同他同個食桌用膳，不再跨進他底臥室，有一次在許多親戚朋友面前，公開的提出不是老夫老妻間應有的糾紛：「給我養老費！我要跟你分居，雖然六七十歲了，跟你合不到死的，你死你的吧，或不能跟你一同鑽進坟墓去！」這類話簡直叫親友們聽了目瞪口呆的驚異，在人生僅百步的途程上已走了九十步的老婦人，也說出了不上口的話。爲了丈夫戴上維持會長的頭銜，雖經三番五次的諍諫，可是夏老先生有着他頑固的成見：「你們婦人女子那會明白！將來或許會明白！」老婦人滿懷憂鬱，聲音顫懷着「是的，我不明白你將來到底怎樣死？」爲了阻擋不住丈夫走向險途的脚，挽攬不了站在峻崖的邊緣下臨深谷的丈夫，她添了白髮，減了食量和患着可怕的失眠症，一個矮胖的婦人，如今正是一顆風乾的果子，幾乎縮了半個身子。她底大腦袋配合着瘦小的身軀，好像一隻沒有羽毛的雛鳥，活在世界的時日，容易計算得出了。

關切地伸首向樹林那邊探望，那里是敵人金華外圍的重要據點虹橋砲台，日本兵約司令部駐在虹橋有着千石良田的大地主的第宅。昨天夏老先生被司令部召集開會

去，直到晚上沒有回來，老婦人因此一早坐到樓頭窗口去，等候着。在家時雖然常常翻齣，但畢竟是自己的丈夫，怎能不關切：「難道被日本兵扣留了嗎？」心中旋着疑團，服了毒物似的不安。

通往虹橋的村道上，很少有人往返了，馳騁着的是日本兵和他們的馬隊，以及那些奸細們，正正經經，規規矩矩的人民，撤退的撤退，加入游擊隊的加入游擊隊，蟄伏的，和冬日蝦蟆般的蟄伏着，等着春天的來臨，誰願意走進敵入底巢穴去呢？

村道上，整個清晨，看不見有人走動。那麼可怕的死寂！

忽然，砲台附近的小丘上，傳來一陣陣被激怒的野獸似的吶喊：

「嗒嗒……嗒嗒……」

那是日本兵野戰演習。日本兵常常在這樣的清晨演習殺人的把戲的。
老婦人，面無血色的無端的戰慄起來。

「嗒……」

好像千萬把閃着寒光的槍刺向她衝殺而來，她，好像看見一批批的無辜人民，血淋

淋的倒斃槍刺下……

離開窗口，離開椅子，老婦人躺到睡床上去。她底古怪的病發作了，腹部起了激烈的慘痛。她咬住牙關忍痛的低微的呻吟着，不讓呻吟給人聽得，讓自己的痛苦給人知道。

聽到母親底呻吟，女兒夏麗貞立刻從樓下趕上來，伏在母親底枕邊，痛苦的擦着母親斑白稀朗垂到額角來的頭髮，凝視着眼角流着的灰色的母親底眼淚。

「媽，老毛病又發作了嗎？三日兩頭的，今天，爲……爲什麼？又沒有什麼飛機投炸彈，又沒有日本兵……」

老婦人悲慘地沉默着，豎起童山似的兩道眉毛，翹起右手的食指，忿怒地指向窗外：「啦，啦啦……」

麗貞底視線跟着母親的指示伸展出去，一直到了柏樹林那邊，一直到了天地的邊緣。

「嗜……嗜……」

大氣中間歇地激盪着日本兵驚心動魄的吶喊。

「啦……啦……」

母親慘痛地重又舉起她底手。

「呵！麗貞捏着母親顫抖的冰冷的手。」

「媽媽，日本兵在演習呢，你太那個了，一點什麼刺激來不得，你底心腸太軟，耳朵太靈，住在淪陷區不裝聾，不作啞，不糊糊塗塗，祇有，祇——」

因為激烈的陣痛，母親蒼白額角上的汗珠，好像冬日霜晨室內玻璃片上凝聚着的密集的水珠。

揩着，揩着，麗貞底眼睫毛溼了。

「沒有藥石醫治的病呵！除非離開這地獄！」

麗貞深深地這麼嘆息着。

老婦人的病，是醫藥史上尋找不出的。自從一九三七年日本飛機開始轟炸不設防的城市和鄉鎮以來，作為浙江政治文化中心的金華也不斷的遭遇到轟炸，有一次一個輕磅炸彈落在夏叔年先生底院子里，當窗上的玻璃片嘩啦的碎落下來時，老婦人就暈

倒了。等到空襲警報解除後，等她從恐怖的昏迷中蘇醒過來時，她的腹部發現了激烈的陣痛。從此，她每次聽到空襲警報的鐘聲，聽到敵機飛臨上空，軋軋地吼聲，她立刻精神恍惚，小腹也就無端的蠢痛起來，這樣，需要敵機去後相當長遠的時間，才能恢復平靜。敵人利用他在中國戰場上的空軍優勢，處在前哨的金華，無日不在警報聲中，不在敵機危脅之下，老婦人底腹痛病也就沒有間歇的一天。不久金華陷落了。

看見日本兵，老婦人的宿疾就會復發的。然而在丈夫做了維持會長的家庭裏，日本兵是穿梭似地不斷地來去……

今天，她聽見日本兵野戰演習時獸性的吼叫，宿疾又發動了。

一切恐怖猙獰的景象，全是善良的老婦人致病的因素呵！

第二章 炸藥

夏叔年先生離開司令部好像離開虎口，放下手杖好像放下千斤重担。踏進了家門，他那紫銅色的臉上塗抹着一層油灰似的悔氣，也好像百年老屋長着青苔的牆腳跟那種黯淡的顏色，眼井深深陷落，鼻孔吐着氣：

「不是人幹的，烏龜王八蛋才幹！」

懊喪地任自己疲乏的身體，在竹椅子上軟棉棉的，活像個負傷戰士似的躺下來。

「爸爸回來了。」

女兒，傭人從各處集來探視在外留宿了一夜的爸爸。

「爸，我們以爲你……」吞吐地。

「以爲我怎麼呢？」

「以爲你被日本兵扣留了，永遠不能回來了，爲什麼昨晚不趕回來，害得媽媽發」

急。」

女兒麗貞底話帶着譴責，而又充滿父子之愛的。

「扣留[？]猜得準，可是昨天扣留的倒不是我。鯉湖鄉底維持會長和甯國鄉底維持會長，統被司令部扣留了……聽說有性命之危……會長，會長底性命，鷄狗也不如，不知道什麼時候便會去的！」

夏先生那雙小眼睛，睜得圓圓的向上一翻，深深地考慮着什麼似的。

弓着身，麗貞附在爸爸身邊，低聲追問：

「爲了什麼呢？」

「你聽得前天近半夜『洪隆』一下嗎？我們不是都從夢中驚醒過來嗎？就是爲了這一下，日本司令部昨天立刻召開緊急會議，『洪隆』——一輛日本兵車在石梁橋邊炸毀了，汽車粉碎，翻進河去，死了三四十個日本兵，聽說其中有一個什麼大隊長。」吸了口氣，翻着死魚般的睛眼，豎起毛鬆鬆的松鼠鬚，他繼續說：「那是游擊隊幹的，游擊隊在橋邊埋了炸藥，他們打聽了確實消息，知道前天有日本兵開往虹橋去……成功畢竟成

功了，可不是吃虧了兩個會長。埋炸藥的地點，在寧國鄉，司令部要當地維持會長，交出埋炸藥的游擊隊，井田司令官，咬住牙根說：「一個日本兵，要一百個中國人來抵償」……」

「笑話，死了三十個日本兵，難道要三千個中國人抵命，死了一個大隊長，就要一百個大隊長來抵償嗎？笑話，我們中國沒有這麼多大隊長送死的！」

麗貞貧血慘白的臉上，掠過雲片似的微笑。

聽到「炸藥，日本兵，死……」像躲在牆洞中的老鼠似的兒子小伙，鑽出來了。他雖然只有十四歲，站在麗貞身邊已有她的肩膀那麼高，鋼鐵鑄成一般的結實。

「爸，告訴我炸死多少日本兵？」

爸爸沒有理睬他，小伙祇得去纏麗貞。

「二姊，告訴我炸死多少日本兵？」

當麗貞跟小伙談話這段時間，給夏淑年先生一個較長的寧靜的沉默。

「昨天開會，開的什麼，議決些什麼呢？」

麗貞擺脫了小伙的纏繞，重又纏着爸爸追問。

「開他的鳥會，議他的鳥決，不許人發言，也沒人敢發言，昨天的緊急會議完全爲了那個『禍殃』爲了『洪隆』那一下。從此我們百姓更不好活了。議決，每個鄉鎮維持會，每天晚上派二十名壯丁，保護公路，如果某段，發現地雷，發生炸案，歸罪那個鄉鎮維持會，燒完所有的村莊，殺……呵，我就得去派伏，上午十二點鐘以前必須送二十名去守路。」

夏老先生忘了手指縫中的旭光牌香烟，讓它自焚自燃着，一支烟已剩了末梢一短截了。等到烟火炙痛了手指，才陡地投了。而且恨恨地踏了一腳。

「日本人派伏守路，爸爸，我們小鬼去行不行的？」

小伙又來纏爸爸了。

「胡說！」

被叱責了，小伙的圓眼珠打着滾。

「原是！」麗貞說：「從前天晚上，『洪隆』一下後，我們就不再聽到公路上日本兵底汽車了。」

「汽車怕走了，這幾天日本兵非常寒心，到處掃蕩，搜索游擊隊，把好好的老百姓也

殺了，每天下午三點鐘就宣佈戒嚴，禁止通行，老鼠一般的躲在營房里不敢出來。不是爲戒嚴，昨天我怎不回來？」爸爸又說起時刻掛在心上的話了；「聽說這幾天，游擊隊非常活躍！麗貞。」

麗貞十分明白似的，而且十分嚴肅的點了點頭。

「是的，相當厲害，不久，我相信會更活躍。」

「原是——」夏叔年先生紫銅色的臉上，兩道眉毛的距離更拉近了。「我昨夜不回來，除了怕炸藥，第二個原因是游擊隊，怕這條路上埋着炸藥，怕樹林中伏着游擊隊，行路難，走路亦得格外小心呵，一步步的看住腳，又得看看左右前後……」

說到這里，夏叔年好像自己的一隻腳已經觸着埋在地下的炸藥，很快地高高地把左腿架上了右腿。